

書

卷一百之百  
一三八一

唐書卷一百三

宋 端明 殿 學 士 齊 宋 祁 撰

列傳第二十八

蘇韋孫張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  
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  
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爲  
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  
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爽然改容入  
隋爲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爲都水少監督漕上

江會煬帝被弑發喪慟聞行路更爲王世充太子太保  
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褒戍襄  
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諭降輒殺之洛陽平始與弘  
烈歸帝誅褒而謂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  
鹿一人得禽萬夫歛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  
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  
人亂離以來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絕其  
類帝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調之  
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爲背  
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

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爲勅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  
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  
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  
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  
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  
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旣而笑曰狂態  
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郿新經突  
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  
劫人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  
求帝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場帝作邪何雕麗

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  
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  
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馱隋之  
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卽其宮加雕  
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吝重其言歷陝州長史天策府  
軍諮祭酒引爲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  
拒郤賂遺朝廷壯之出爲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  
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  
禁乃引咎自撻于廛伍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  
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

子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  
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荊州長史  
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  
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弃之徙雍州時  
關內饑人相食良嗣政上嚴每盜發三日內必禽號稱  
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  
賞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  
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  
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  
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

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之載  
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平方  
質坐事誅引逮之后辨其非良嗣悸謝不能興輿還第  
卒年八十五詔百官往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  
始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僚壻累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  
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聞有累在荊州時州有河東寺  
本蕭詧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  
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子踐言官太常丞爲酷吏  
所陷死嶺南削父爵沒其家神龍元年復贈司空以踐  
言子務元襲爵終邠王府長史

從孫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  
計事在府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  
新平安定二太守坐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  
車駕至儲侍畢給帝嘉之試大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  
御史擢累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齡死帝召弁見延  
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中上知  
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  
緩役略煩苛人賴其寬久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太  
子詹事舊制詹事位在太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竇參  
卑之徙班河南太原尹下弁造朝輒就舊著有司疑詰

給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劾奏待  
罪金吾有詔原罪坐前以腐粟給邊貶汀州司戶叅軍  
是時兄袞爲贊善大夫冕京兆士曹叅軍以弁故貶袞  
永州冕信州司戶叅軍袞年老瞋不能視帝閱之聽還  
又有稱冕才者帝悔不用而袞以老先還重追冕更問  
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王紹之兄紆韓臯之兄羣對  
帝乃擢紆右補闕羣考功員外郎冕遂不復用數年起  
弁爲滁州刺史卒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讐定當時稱  
與祕府埒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米斷貞元八  
年以前凡三百八十萬斛人亡數在弁奏請出以貸貧

民至秋而償詔可當時譏其罔君云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  
奏事文帝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  
侍雲起卽奏述性豪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壻私握兵要  
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  
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舉雲起通事  
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戶  
附下罔上爲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姦狀煬帝  
屬大理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等皆  
坐免會契丹寇營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

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竝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三喻五復之旣而紇斤一人犯令卽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間且不虞雲起至旣入境使突厥給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使在者斬契丹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四萬以女子及畜產半賜突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百官於廷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之拜治書御史因劾奏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怙寵

妨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少賊不多發兵  
官兵少賊衆數見敗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  
卿鄭善果奏雲起訾大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大理司  
直帝幸江都請告歸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  
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時議  
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  
歲無年蓋屋司竹藍田谷口盜賊羣屯京都椎剽乘夜  
竊發重以梁師都嫁情北胡陰計內鈔爲腹心患釋此  
不圖而窺兵函洛姦人乘虛一旦有變禍且不細臣愚  
以爲不若戢兵務農須關中妥妥安士氣餘飽然後議討

伐一舉可定從之會突厥入寇詔總幽寧以北九州兵  
禦之得一切便宜改遂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書時  
僕射竇軌數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數持掣  
軌宣言雲起通賊營私由是始隙雲起弟慶儉慶嗣事  
隱太子太子死詔軌息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陰設備  
乃告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曰公建成黨今不奉詔  
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王頗每歎曰韋生  
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言孫方質  
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地官尚書  
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牀自若或曰倨見權

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  
邪俄爲酷吏所陷流死儋州沒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  
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  
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  
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  
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  
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  
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  
計不旋跬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

難也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  
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卽位之明日有獻鷓者不卻而  
受此前世弊事柰何行之相國叅軍事盧牟子獻琵琶  
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竝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不  
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  
用此謂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  
妓工待立武門遊戲臣以爲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  
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請竝廢之以復雅正其  
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左右執事不可  
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之人

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汎觀前世  
子姓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  
澄僚友之選帝大悅卽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  
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然冀弼諧以輔不  
逮而羣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慷慨據義懇切指  
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初  
帝授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拔以示羣  
臣是時軍興賦歛重伏伽數請釐損帝語裴寂曰隋爲  
無道主驕於上臣諂於下上下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  
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亂責武臣守成責儒臣程能付事

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誼  
臣矣俛首噤默豈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  
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  
赦不免皆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  
世充建德所部赦後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  
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蹠狗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  
下結髮雅故往爲賊臣彼豈忘陛下哉壅隔故也至疏  
者安得而罪之由古以來何代無君然止稱堯舜者何  
也直由善名難得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